

論

語

旁

證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七

閩長樂梁章鉅撰

述而第七凡三十七章

釋文作三十九章陳氏鱣曰注疏

本作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後人改也子曰善人陸分章今合之故少一章

述而不作章

竊比於我老彭

注

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

也 大戴禮虞戴德篇云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

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此最

足明夫子竊比之意故集注據之 包注老彭殷賢大夫好

述古事邢疏老彭卽莊子所謂彭祖但述修先王之道而不

自製作篤信而好古事此皆集注所本 邢疏引王弼云老

是老聃彭是彭祖此本釋文所引鄭注然老聃之生實在彭祖之後不應反居其上故朱子定從包注至邢疏云老彭卽老子者此本世本及史記世本言姓錢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史記謂周守藏室之史也又言老子爲柱下史老彭老子非一人而何且諸經傳無彭祖述古之文而夫子答曾子問一則曰吾聞諸老聃再則曰吾聞諸老聃則論語竊比之老彭卽禮記問禮之老聃也吳氏昌宗曰老彭老聃初非二人而應世之迹忽然殊異在堯時爲顓頊之元孫恩虞夏至商末而往流沙年八百而壽未終史所謂受封彭城商末世而滅者是也旣而復出於周世爲柱下史見周之衰復出關往流沙史云百有六十歲或二百歲者是也吾夫子於述古則曰老彭於問禮則曰老聃一人而兩稱之文

之互見者也 楊氏時曰老子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
朱子亦言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說而傳之楊氏慎曰五千言
者容成所說老子爲關尹談則亦述而不作者也 孫氏弈
曰大有卦匪其彭陸音步郎反子夏作旁老彭當讀匪其彭
之彭音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蓋謙辭也此則強生異
端穿鑿無理矣

默而識之章

默而識之 注識記也 默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 一說識知也不
言而心解也 前說近是 四書或問云或問默識二義曰不言
而得其理者不待問辨而無疑也不言而存諸心者拳拳服
膺而弗失也 二義皆通蓋皆聖人之所不居也 毛氏奇齡
曰此卽論記之學 學記所謂以記問爲學者特今之爲學者

多務口耳一如記之所謂呻其佔畢多其詛言者因之以沈
潛記識爲難得之事故曰何有

何有於我哉

注

言何者能有於我也

鄭注人無有是行於我

我獨有之皇疏言人無此諸行故天下貴於我耳若世人皆
有此三行則何復貴有於我哉 翁覃溪先生曰上論中兩
何有於我蓋因時人推尊夫子以爲道德高深不可窺測故
夫子自言我之爲人不過如是有何道德於我哉朱子謂何
者能有於我乃用劉原父說其義亦可通惟夫子以不厭不
倦自居與門弟子言之屢矣至是又忽辭而不居且喪事不
敢不勉乃承當之辭亦非可遜謝也殊不可解耳 按朱子
語錄云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後來記者
却失上面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耳

德之不修章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皇本每句下
並有也字 七經考文補遺云一本作聞義不能徙按注中
曰講字古音媯見唐韻此章脩講一韻徙改一韻也

注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
此四者日新之要也 輔氏廣曰能如是則一日有一日之功
故以爲日新之要

子之燕居章

子之燕居 釋文燕居鄭本作宴按後漢書仇覽傳注亦引作
宴宴正字燕假借字也

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注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

馬注申申天天和舒之貌皇疏申申心和天天貌舒集注

獨主容色言之胡氏泳曰申申有展布之意天天有和悅之意惟一身可以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色可以言愉悅故知以色言申或作伸天或作妖張揖雅妖申申容也漢書敘傳天天伸顏注論語稱孔子燕居伸伸如也天天如也洪氏頤煊曰申古字作伸儀禮士相見禮君子欠伸鄭注志倦則欠體倦則伸說文天屈也言燕居之時其容體可以屈伸如意

甚矣吾衰也章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釋文云或無復字非皇本公下有也字朱子語錄云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呂氏春秋博志篇云蓋聞孔某墨翟晷日誦誦習業夜視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高注

引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據此則以甚矣吾衰也久矣爲一句 翟氏灝曰劉越石重贈盧諶詩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張子正蒙亦引論語吾衰也久矣楊龜山作資聖院記亦云甚矣夫吾衰久矣至李絳論朋黨李善注西都賦陳襄與孫逆使書皆引吾不復夢見周公則皆無久矣二字蓋舊人讀多以久矣二字連上爲句自朱子始以二字改屬下讀蓋本於致堂胡氏也

志於道章

志於道 魏書崔光傳明志上有士字

依於仁游於藝 禮記少儀士依於德游於藝

注 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 邢疏此章孔子言已志慕據杖依倚游習者道德仁藝也與集注異然聖人誨人無非本

身以立教則朱子之說與邢氏未嘗不可通矣

自行束脩以上章

自行束脩以上

注

脩脯也十脛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

束脩其至薄者

孔注

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皇疏束脩

十束脯也最是澆之至輕者邢疏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

十脛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少儀曰其以

粟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間不行竟中是知

古者持束脩以爲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者則有玉帛之

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此皆集注所用毛氏奇齡束脩

是澆見薄物其見於經傳者甚衆皆泛以大夫士出境贈問

之禮爲言若孔叢子言子思居貧或致樽酒束脩此猶是偶

然餽遺之節至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脩一壺

指教學事矣又隋書劉炫傳學後進質疑受業不達千甲然
高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則直與
論語未嘗無誨作相反語又唐六典國子生初入學置束脩
一餼酒一壺修一案爲束脩之禮則外束與修爲二然亦
思教學贄物近儒以後漢史書多有束脩字作約束脩飾解
如鹽鐵論桑宏羊曰臣結髮束脩漢書鄭均傳束脩安貧三
國魏志桓範薦管寧束脩其躬類遂謂束脩不是物應引束
脩詞以爲辨夫天下詞字相同者多有龍星不必是龍王良
又不必是星必欲強同之謬矣試讀本文有行字又有以上
字若束脩其躬何必又行躬自束脩又何能照之面上乎
吾未嘗無誨焉 釋文魯讀誨爲悔今從古 按鄭注以自行
束脩以上爲十五以上故讀從悔後漢書伏湛傳云自行束

脩訖無瑕玷章悽注亦云謂年十五以上卽據鄭注鄭意謂從能束脩以來內省常若不足也今既定依古文作誦則自當以十廩脯爲正解耳

不憤不啟章

舉一隅 皇本隅下有而示之三字翟氏灑曰文選西京賦注引有此三字又韞公武蜀石經攷異云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 洪氏隨煊曰集解鄭注說則舉一隅以語之似鄭本亦有而示之三字

則不復也 皇本作則吾不復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禮記檀弓記此文無飽字有

字馮氏榆論語解云檀弓記此蓋古禮然禮記檀弓記禮儀

多合禮經當時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爲記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皇本是日下有也字按曲禮哭日不
若是日下有也字則哭字當連下讀與曲禮正合 邢疏
弓弔於人是日不樂注引此文是也毛氏奇齡曰檀弓不樂
樂字卽作樂之樂與歌字同不音洛

子謂顏淵章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後漢書蔡邕傳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
則藏至順也注云論語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翟氏瀛曰史
云本與經台注者引經反略去兩字此等處不解前人之意
或者所據他論別歟

惟我與爾有是夫 注疏本惟皆刪作唯

子行三軍則誰與 釋文與如字皇本音餘翟氏瀛曰集解孔

氏曰爲當唯與已俱此讀與如字也皇氏義疏曰子路意必當與已已有功故也故問則誰與之是亦以與字解義爲俱別附許居上一說則解與爲許均未嘗讀作餘音陸氏謂皇音餘豈皇氏又有別著異讀耶

馮虎馮河 皇本馮作憑釋文亦云馮字亦作憑阮先生曰說文作溯馮假借字憑俗字

富而可求也章

富而可求也 鄭注富貴不可求而得之恐富下當有貴字故史記直引作富貴如可求

雖執鞭之士 注執鞭賤者之事 鄭注雖執鞭之賤職皇疏用禮有條狼氏職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邢疏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

賤職也此卽集注所本輔氏廣曰太史公謂假令晏子尙在
願爲之執鞭者本此也

如不可求 皇本求下有者字

子之所慎章

齊注齊側皆反 注疏本齊作齋釋文齊本或作齋同則是定

本仍作齊故集注同之

子在齊聞韶章

子在齊聞韶 邢疏韶是舜樂而齊得作之者春秋時陳公子

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注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

於是而不及乎他也 皇本韶下有樂字史記孔子世家與

齊太史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程子遺書云聖

人不凝滯於物安有韶樂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

月字誤當是音字誤分爲二也按儒博聞見後錄通韓四書

或問云以史記攷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有音字又

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又朱子語錄云史記三月上有

學之二字三月當點句蓋是學韶樂三月非三月之久不知

肉味也 白氏珽湛淵靜語云此章諸家說不一不若以子

在齊爲一句間韶三月爲一句不知肉味爲一句義自明白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王注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

齊釋文爲本或爲媽按王注似卽因爲媽樂宜在陳而不圖

至齊蔡仲覺論語集解鄭汝諧論語意原皆據此謂舜後爲

陳自敬仲奔齊久專齊政以揖遜之樂而作於潛竊之國故

聞而憂感之深至於三月不知肉味孫氏示兒編意亦略同

然史記明云學之三月邢疏亦云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故集注據之 李氏光地曰爲樂未是指部斯字乃指韶蓋曰爲樂者多矣不意至於斯之盡善又盡美似較得神吻不是夫子平日全然不知舜樂而至此駭歎之深也

夫子爲衛君乎章

夫子爲衛君乎

注

爲猶助也

鄭注爲猶助也集注用之

吾將問之

釋文一本無將字

曰古之賢人也

皇本曰上有子字鄭注孔子以伯夷叔齊爲

賢且仁或疑公羊傳哀三年何注引此節疏曰孔子曰古之

賢仁也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

字不勞解也孔氏廣森曰唐時本有作古之賢仁者似誤會

鄭注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何意而妄改之不知鄭是

統古之賢人也與求仁而得仁兩句言之耳

又何怨 皇本怨下有乎字按左傳哀三年正義引史記伯夷傳案隱引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並有乎字

夫子不爲也 注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朱子語錄云一簡是

父子重國一簡是兄弟遜國此是則彼非可知 毛氏奇齡

曰若子爲衛君則從來注論語者並茫然不解公羊謂衛人

拒蒯不以家事廢國事不以父命廢土父命此一說也若據

春秋則衛君未嘗有拒父之事當時晉帥師伐衛不過借衛

世子之人乘喪嫁兵此實衛國存亡之幾故國人拒晉不是

衛君拒父也晉自襄靈後相繼肆患不惟與楚爭宋鄭陳二

國卽齊魯與衛本與國也而亦以屬國視之定朝貢議賦役

朝夕徵索惟魯頗甘之而齊衛不平故前此齊稍坑命而累

戰不勝至是齊景衛靈求平於魯陰結之拒晉趙夫子爲魯
司寇竟許之平而會于夾谷此定十三年齊景衛靈所以有
伐晉之舉也但是時晉既未創而趙鞅以遷簡良之故致荀
氏范氏入朝歌以叛而鞅復圍之於是魯定齊景衛靈共救
朝歌不謂晉拒敗栢氏于涵齊衛再救而魯定先卒及哀公
新立齊衛猶伐晉取晉棘蒲而不謂衛靈又卒趙鞅乃用陽
虎計借以納世子爲名趁衛靈未葬因喪來伐是先君敵讎
乘危襲國有卒投鼠豈容息器此時雖欲不拒之不得矣是
以夫子春秋特書晉趙鞅帥師納世子蒯聩于戚以爲伐衛
者晉趙鞅非蒯聩也又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爲
拒晉者齊與衛二國之師非衛君也所終患者正惟衛拒晉
而衛君不拒父以致晉師去而蒯聩得留遂有哀十四年世

子復國事耳乃當時晉衛相抗不幸而新君與乎其間旁觀者視爲拒父而夫子適衛不以爲非並疑夫子亦以許之爲不知國戚而拒晉夫子所許若拒父則豈所許乎 張氏曰陶曰此章惟古注疏得其實解而意不明暢特申明之按何晏集解據鄭康成說云爲助也衛靈公逐世子蒯聩公薨立孫輒晉趙鞅納蒯聩於戚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故問其意助輒否乎又據孔安國云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耶以讓爲仁豈有怨乎台孔鄭一家得其要領矣蓋晉定公時世相擅國厚賄於衛衛靈叛之從齊景公伐晉晉趙鞅忿甚遂伐衛與盟於鄆澤使戚何涉佗辱衛君接手及腕衛遂與晉絕後雖殺涉佗以謝過衛不顧也魯哀二年四月丙子衛靈薨六月乙酉趙鞅納蒯聩入於戚相拒止六十日劫蒯

贖爲質將滅衛以報夙憤也此時公子郢當立此人賢且智
逆觀此事決不肯立此時則衛不得不立輒矣立輒則蒯聵
知衛之國卽其國不肯爲趙鞅所愚旣入賊卽居戚不復入
於衛矣此時衛人皆以立輒可以安蒯聵而拒趙鞅爲得策
輒亦得以柴立中央俾南子蒯聵不互相戕害以爲詭病於
諸侯故國人多爲之春秋之時晉惠居秦子圍在國鄭成居
晉子髡頭在國邾子居吳子革在國往往有之蒯聵居戚衛
輒在國卽其事非其子拒父也是年八月趙鞅接圍戚之師
與鄭人戰於鐵獲勝而歸矣齊景公挾其爭霸舊憾使卿國
夏與衛大夫石曼姑圍戚其意欲逐蒯聵以取勝於趙鞅陷
蒯聵父子於不義者皆此人也是爲魯哀公之三年春此時
子貢冉有正在衛迨秋則季桓子卒季康子召冉有歸魯矣

二子之間正在石曼姑圍城時故曰古注得其實也夫以齊之強率二國之師圍城不能有加於蒯瞶得安然居城者十餘年自是輒爲賊禦侮齊景所以廢然而返不再興兵此時蒯瞶與輒本無嫌隙但所處各非其地名不正耳以恒情論之相忍可以爲國若以伯夷叙齊之賢處之則固有道矣乃貪國而懼禍徘徊於騎虎不得中下之勢違心害理律以不仁何所逃罪耶惟必罪其據國拒父則事蹟不符南子未死蒯瞶本不敢歸觀其魯哀十六年反國告於天王猶曰蒯瞶得罪於君父君母是則蒯瞶本以南子爲母有所顧忌既不敢殺南子被弑母之名則居賊不入衛乃其隨情至魯哀十六年距衛靈公之死已十七年南子必老且死矣所以通孔如入國輒亦速駕而奔魯乃不數日蒯瞶仍召輒爲太子是

輒於崩贖並無有西內劫遷南城禁錮之事父子如初斷無
慚色可知保國立輒之舉以理以勢不得不然公羊傳云父
可有子子不得有父穀梁傳云得以王父命辭父命老儒冒
昧附會之詞雋不疑爲京兆尹收捕僞衛太子恐衆心不同
乃云崩贖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春秋何嘗有此一筆權
詞以安衆耳後儒不察事蹟本末以子路食其祿爲不知義
夫子路果不知義夫子何不教之乃立視其陷於不義而且
哭之慟哉

注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此語見荀子子道篇

飯蔬食章

飯疏食

注

食音嗣籩飯也

皇本疏作蔬釋文疏本或作蔬食

如字一音嗣阮先生曰說文無蔬字新附始有之蔬乃疏之

俗字 孔注疏食菜食那疏同按周禮聚斂疏材釋文菜也詩彼疏斯稗箋疏靡也謂糲米也禮主人辭以疏亦謂糲米是疏字兼有糲菜二義不必作蔬字然凡言疏食似應就米說鄉黨與孟子萬章皆云雖疏食菜羹疏與菜對舉豈得又言菜食乎故集注定以爲糲飯也

曲肱而枕之 注枕去聲 閻氏若璩曰愚幼讀黃淳耀文輒笑其不識字或以爲過予曰凡字有體有用如枕字上聲體也實也去聲用也虛也此字集注明云去聲奈何通篇俱作臥而薦首之物解或曰題雖去聲之枕而文以上聲之枕伴講亦自無礙予曰只緣承題云至曲肱以爲之枕點題云稱此而爲枕則枕必以曲肱矣知其通篇俱錯認此字耳

加我數年章

加我數年注加作假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云假我數年若是

我於易則彬彬矣風俗通義窮通卷引亦作假

五十以學易注五十作卒注是時孔子年幾七十矣五十之誤

無疑也 何解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五十而知天命以知

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皇疏孔子爾時年已四

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邢疏亦略同 按集注所言他論本

加作假五十作卒乃劉安世語而聞自劉勉之者按史記但

作假假作借解與加義本通然其下文實未嘗有卒以學易

句也卒以學易四字本不辭故邢疏仍從五十解之 毛氏

奇齡曰或謂五十字可疑者三謂夫子贊易據史當在六十

以後非五十或謂五十非桑榆之歲何必曰加我曰借我或

謂學易無時候不當指定五十按前兩說實是可疑故集注

不從後一說則邢疏之言甚平易似不必改卒字也 朱子語錄云此夫子年已七十欲贊易故作此語或疑少年不學易到老方學易乎曰作彖象文言以爲十翼不是方讀易也據此則毛氏稽求篇所辨可掃而空之矣 釋文魯讀易爲亦今从古然則魯論以五十以學爲句亦可以無大過矣爲句矣惠氏棟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爲晚矣然秉燭之明尙可穿過此聖人之謙辭也按夫子明言十五志學五十知天命如此說則聖言前後不相照應矣 田氏藝衡留青日札云易乾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此言五十卽乾鑿度之五十也 孫淮海近語云非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也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也惟五與十參天兩地而倚數衍之成

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參伍錯綜而易之理數盡於是矣 毛氏奇齡曰古者四十強仕五十服官政至六十則不親學夫子三十五卽游仕齊魯間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際猶思學易蓋將假此入官之年爲窮經之年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此皆歧說不可從

子所雅言章

子所雅言

注

雅常也

又

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

孔注雅言正

言也

鄭注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不可有所諱

翟氏灝曰按程子經說世俗之言失其正者多矣如吳楚

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旣通於衆君子正其甚者不能盡遠也

說雅字尤詳明確當古經典如小雅大雅爾雅俱訓正史記

注別訓素因素轉常則始於集注

劉氏台拱曰雅言正言

也鄭注謂正言其音者得之但以爲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之義則非是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是也夫子生長于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昔者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後人解近正之云或以近而取正或以爲近于正道皆非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各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

俗不能強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詩之有風雅也亦言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先邶鄘衛者殷之舊都也次王者東都也其餘或先封而次在後或後封而次在前或國小而有詩或國大而無詩大抵皆以聲音之遠近離合爲之甄敘矣

執禮 陸氏深傳疑錄云執本執字執藝古字通執禮之文無再見古稱六經爲六藝此之雅言或是詩書禮樂蓋樂亦一藝也 翟氏灝曰文王世子執禮者詔之此執禮文之再見者也周禮太史大祭祀戒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此執禮事之詳著於經者也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爲之宣導

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故子必雅言也 汪氏中曰詩書執禮樂正教之學人習之故雅言易象春秋則微言也孔子贊之修之而後商瞿左邱明傳之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葉公

注

僭稱公也邢疏楚子僭稱王故縣尹皆僭稱公也

子路不對

注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

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按此是兩說邢疏云

子路未知所以對此集注後說也

李氏淳羣經識小云葉

公是楚國第一流人物賢智素著觀其定白公之亂已得大

凡此問孔子於子路斷不可唐突葉公爲門外漢也集注後

一說最是觀夫子之言自具

義其甄陶曰葉公問孔子問

中自有言語此人楚之良臣必知敬孔子但聖道高妙子路特難措詞耳亦集注後一說意也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皇本爾上有也字恐是衍文

注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 趙氏順孫曰憤與樂相反如陰陽寒暑然聖人憤至忘食樂至忘憂是兩邊各盡其極如寒到寒之極處暑到暑之極處故曰全體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故曰純亦不已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皇本敏上有而字

注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各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

驗其實也 鄭注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皇疏引王藻云此蓋自同常教以身率物者也輔氏廣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言好學者諸家多以為勉人之詞故尹氏辨之

子不語章

子不語怪力亂神 皇疏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此云不語謂不通答耳非云不言也 按劉氏七經小傳云語讀如吾語女之語人有挾怪力亂神來問者皆不語之按釋文語無音故集注亦置之 四書或問云或疑夫子於春秋紀火異戰伐悖亂於易論禮鬼神今日不語何也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於神亦但論其理非徒語以惑人也 皇疏又引李充曰力不出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

言也是以怪力爲一事亂神爲一事其說頗鑿

三人行章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皇本三上有我字我作得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本或作必有據此是舊本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按何解邢疏亦均云我三人行唐石經及穀梁僖二十七年范注引亦俱有我字 皇疏三人之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或問何不二人必云三人答曰二人則彼此自好各言我是若有三人則恒一人見二人之是非也

注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陳氏天祥曰師者人之尊稱果言善惡皆我師則天下之人皆爲師矣何必專指三人亦不須更言必有也三人

取其數少而言必有二字於三人中又有所擇言只三人行其間亦必有可爲師法者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非謂擇其一人全善者而從之一人全惡者而改之也

天生德於予章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邢疏引之

三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三三子以我爲隱乎 皇本隱下有子字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皇本行上有所字

是丘也 包注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補出心

字此集注所未及

子以四教章

注

忠信本也 朱子語錄云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於行然既

行矣又恐行之未有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所以程子言以忠信爲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成耳 劉氏攷公是弟子記云文所謂文學也行所謂德行也政事主忠言語主信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又善人吾不得而

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何解疾世無明君邪疏以聖人爲堯舜禹湯君子爲行善無怠之君有恒爲有常德之君然疾時之無道而專斥君似非聖人口吻故皇疏不主其說而集注不從也

子釣而不綱章

注 綱以大繩屬綱絕流而漁者也 孔注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此頗難解故集注以簡語釋之 皇疏引繆協云將令物生有路入殺有節所以易其生而難其殺也又載一說云宿宿鳥者或云不取老宿之鳥也宿鳥能生伏故不取也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注 不知其理而妄作也 包注時人有穿鑿妄爲篇籍者故云然按桑柔詩予豈不知而作蓋古有此成語也故集注只渾說 輔氏廣曰作爲也一事必有一理爲其事而不循其理則是妄作也

注 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 陳氏天祥曰躬行君子則

吾未之有得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誠謙辭謙其美而不居也安作非美事孔子自言我無是正是鄙其妄作何謙之有此注蓋亦謙辭四字應刪

注
雖未能實知其理 張氏甄陶曰實字當是盡字之誤聞見正是實知若云此不是實知此外另有實知是夫子亦以半明半昧冥冥決事也上古聖人無書可讀無人可問自然是憑虛起悟然未始不由見聞而入見奎文而作字因河圖以起數觀轉蓬以爲車聽鳳鳴而諧律皆由聞見入也夫子天縱之聖豈不是生知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明明是擇善而從可曰此未能實知其理乎必是盡字之誤若曰雖不能如上聖之智周萬物由擇識而求之亦所差不遠矣

互鄉難與言章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 注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

鄭注互鄉鄉名其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按邢疏引琳公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梁玉繩曰此解似勝鄭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一鄉之人皆難與言者 翟氏灝曰詳解謂互鄉爲不善人之稱如鄉原之類進退不分曰互鄉與向同此則鑿矣 陳氏士元論語類考云實字記載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一統志謂互鄉在河南陳州商水縣二說不同沛在春秋時爲宋地商水乃陳地夫子嘗過陳宋未知孰是 閻氏若璩曰互鄉所在者甚多獨王伯厚引王無咎云亳州鹿邑縣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童子見孔子卽其處前代因立互鄉城其城猶存然鹿邑名縣始隋開

皇十八年徧檢新舊唐書杜氏通典隋地理志未見有柝置
互鄉縣事伯厚語恐未足憑也

注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
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 張氏載論語解云子謂其進之志則
善與其進而志善不問其退而不善若於志善之時以其退
而不善拒之則何甚也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已以進則與
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林氏希元四書存疑云依南軒說
之則非錯簡矣

仁遠乎哉章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張氏甄陶曰心者性之郭郭也
心卽家性卽家中之寶也故曰仁者心之德家中之物取之
卽得何遠之有我欲克已而復禮此一刻之非禮勿視卽是

仁我欲主倣而行恕此一事之甚滋恕施即是仁欲仁最易
全仁最難猶家中有此寶物主人翁卻不能時時與之相宜
舍之而起仁又不見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陳司敗

注

陳國名司敗官名

孔注司敗官名陳大夫邢疏文

十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杜注云陳楚名司
寇爲司敗也言歸死於司敗知司敗主刑之官司寇是也此
皆集注所用 釋文引鄭注云司敗人名齊大夫惠氏棟曰
古陳田字通故以爲齊大夫

孔子曰知禮

皇本曰上有對字

掛巫馬期而進之

注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

皇本之作

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期作旗惠氏棟曰說文施旗貌齊樂

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古人名字相配故白虎通云聞名卽知其字聞字卽知其名古旌旗字無作期者當从史記作旗謂之吳孟子注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陳氏壽祺曰春秋哀十二年孟子卒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此謂不修春秋也據坊記則魯春秋舊記當有夫人至自吳之文聖人修之深沒其文直於薨也書孟子卒而已 輔氏廣曰婦人稱姓魯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 張氏甄陶曰魯昭公娶吳之事不見於春秋或襄公在時已結婚或卽位後懼季氏之強遠娶於吳以求繫援皆不可知至魯哀公十二年春秋書孟子卒左傳言昭公娶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

言葬小君陳是時已滅於楚雖復封之夷於九縣所謂陳蔡
不葬也安能自通上國爲楚所使特時值是事故意暴昭公
之短以諂季氏無行之尤者也臣不可貶君自無答不知禮
之理然使不答卽墜其局矣亟答之曰知禮挫其氣也陳司
敗知夫子見其肺肝不敢措詞掛巫馬期以洩其忿使夫子
別致一詞以自表其失言又墮其局矣惟欣然曰丘也幸則
司敗之技窮使知君臣大倫根於天性昭公失國一再傳矣
孔子猶樂爲之任過則季氏恐鷹鷂之逐烏雀不敢動於惡
矣

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皇疏昭公不知禮而我答云知禮
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永信我言亂禮之事從我而始
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爲幸

也繆協云諱則非諱斯誠然矣若受以爲過則所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臯司敗之問則詭言以爲諱今將明其義故臯之言爲合禮也荀曰合禮則不爲黨矣若不受過則何禮之有乎按此疏反復發明似是推見至隱其實當時聖人衝口而出時措咸宜未必有此想頭此疏不免詞費不如集注之落落大方矣

子與人歌章

子與人歌而善 善字集注未及皇疏此孔子重於正音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故必使重歌也足補集注之闕 張氏甄陶曰歌者直己而陳德古人興於詩成於樂皆以歌爲關鍵樂記終於子貢問樂一章專論歌字師乙陳宜歌之詩五頌大雅小雅風商齊也歌之音節七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

如槩木倨中矩勾中鈎繫繫乎端如貫珠是也調性情味義
蘊咸於是乎取之故求之詳如此

文莫吾猶人也章

文莫吾猶人也

注莫疑辭

朱子語錄云猶今人言莫是如此

否 何解莫無也文無猶俗言文不也言凡文皆不勝於人

邢疏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但猶如常人也 毛氏奇齡曰晉

書樂肇作論語駁有云燕齊之間謂勉強曰文莫則明明有

文莫二字成語又陳騷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相勉

若所云努力者邛曰侔莫文莫吾猶人猶言吾亦努力但勉

強無當以視躬行之君子則遜矣 劉氏台拱曰說文心部

有恣悞二字連文恣強也悞勉也文莫卽恣悞之省借字廣

雅亦云文勉也詎勉密勿臨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

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 阮先生曰方言之倅莫卽論語之文莫文莫二字爲句與聽訟吾猶人也聽訟二字爲句同

若聖與仁章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注 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 翟氏灝曰四書辨疑謂章首疑有闕文晁氏謂當時有稱夫子爲聖仁者其說良是 毛氏奇齡曰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聖仁者明德而新民成已而成物者也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正以是也然則學不厭教不倦亦學爲聖仁教爲聖仁以仁心及物而進於聖而已 纂疏

晁氏名說之清豐人按宋史列傳字以道濟州鉅野人晁補之之從弟也

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注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 此集注補注疏之不及處邢疏但云爲猶學也學先王之道便空而無着朱子語錄云原不曾說是仁聖但爲之畢竟是箇甚麼誨人畢竟是以何物事誨人這便知得爲之是爲仁聖之道誨人是以仁聖之道誨人

正惟弟子不能學也 釋文魯讀正爲誠今從古

子疾病章

子疾病 釋文云子疾一本云子疾病是定本無病字也 翟

氏灝曰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

子路請禱 翟氏灝曰太平御覽引莊子孔子病子貢出卜孔

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按此條爲今本莊子所無蓋卽論語事而易子路爲子貢易禱爲卜耳

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周禮小宗伯禱祠于上下神示鄭注引誦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又大祝作六辭其六曰誄鄭注謂積誄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賈疏云生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行而爲辭故引論語文以相續 說文誦禱也論語云誦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或不省作譟金氏履詳曰古本論語元作譟說文所引是也其作誄者則哀死而述行以謚之之辭同是力軌反而義不同按說文玉篇唐韻等書誄譟皆各爲訓至毛晁增修韻略始言譟與誄同蓋卽據周禮鄭注也

某之禱久矣 皇本禱下又有之字

奢則不孫章

奢則不孫 皇本孫作遜下同按漢書董仲舒傳後漢書馬融傳又王暢傳注說苑權謀篇顏氏家訓治家篇太平御覽人事部皆引此作遜而憲問篇危行言孫幼而不孫弟衛靈公篇孫以出之陽貨篇惡不孫以爲勇近之則不孫皇本亦皆作遜

與其不孫也寧固 陸氏隴其曰固則無儀文不孫則無名分天下可無儀文不可無名分故與其不孫也寧固

君子坦蕩蕩章

君子坦蕩蕩 釋文魯讀蕩爲湯今從古

注坦平也蕩蕩寬廣貌 鄭注坦蕩蕩寬廣貌集注以平訓坦

足補鄭注所不及輔氏廣曰惟平故寬廣也 陳氏敬源曰
蕩蕩當作漾漾說文平坦義當作惕狂放義當作懔廣大義
當作漾蕩本水名與此之義俱無涉今惕懔漾三字俱不同
以一蕩字總其義此俗之譌也

子溫而厲章

子溫而厲 釋文子溫而厲一本作子曰厲作列皇本作君子
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爲是阮先生曰今皇本仍與今
本同不作君子疑有脫誤觀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章義疏
云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則皇本此處當脫一君字矣
威而不猛 皇本無而字

論語集註旁證卷之八

閩長樂梁章鉅撰

泰伯第八章凡二十一章 皇疏云物情見孔子稱述常謂實
繫心慮今泰伯賢人尙能讓國以證孔子大聖雖位非九五
豈以糲糠累眞故泰伯次前也

泰伯章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朱子文集云至德有兩處一爲文
王而發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對太王稷而而言
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
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
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

三以天下讓

注

三讓謂因遜也

邢疏引鄭注云太王見季歷

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
沒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
免喪之後遂斷髮交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
無得而稱焉 張氏存中曰吳越春秋云古公病將卒令季
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 羅氏
泌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
泰伯啓之也故曰三讓 顧氏炎武曰泰伯之時周曰強大
乃託之採藥往而不返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曰言之則
以天下讓也當其時以讓王季也而自後曰言之則讓於文
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
祧不記其功燹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者也 閻氏若璩曰金仁山前編云儀禮三適謂之終

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讓也此可證集註固遜之說黃氏培芳嶺海樓經義云後儒說此章有讓周讓商之分迄無定論余謂讓商爲是成湯五傳至雍已商道衰諸侯不朝至仲丁廢正傳弟外壬其後子躬爭立亂起九世迄於小辛小乙終以不競是時周已遷岐日以強盛小乙傳武丁雖稱中興而五傳至武乙則又荒淫無道武乙再傳帝乙於是命季歷爲侯伯以泰伯之德子身逃吳尙能啓有吳國况藉周家盛業豈不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故斷爲讓商無疑也其以爲讓周者則有三不安周止一國正文天下二字無着若預定後日有天下恐失聖人立言之體一未安也舍長立少隱成父之邪志可謂至德乎二未安也古者兄弟讓國如夷齊者夫子尙不稱爲至德何以獨稱泰伯三未安也且夫

子所稱至德者止有二人其一稱文王則爲其以服事殷其一卽泰伯其爲讓商益明矣或謂商之大衰在武乙之世太王時尙承武丁之後如何遠有慕商之心按金仁山云太王遜岐年尙少而年壽甚高故曰古公然則太王雖承武丁之後其欲傳位時在衰疾暮年則已及武乙之世也

民無得而稱焉 釋文云得本亦作德按風俗通義過譽卷引作得而後漢書丁鴻傳論引孔子此語作德章懷註引鄭註亦作德 張氏甄陶曰此章有實事前儒都未詳考讓商讓周皆非正解今詳辨之傳國之法殷道尊尊一生而一及出左傳一生者太子嗣位身後卽立同母弟謂所同生也一及者此太子母弟承位之後卽傳此母弟自己之子不復傳弟謂世及也泰伯嗣位後次宜及仲雍仲雍之後卽仲雍之子

周章宜立者也。太王遷岐在武丁之五十八祀。次年武丁崩。帝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卽書無逸所謂享國三十有三。年者。彼時文王尙未生。祖甲之二十八祀。文王始生。其時泰伯無子。周章之生。先後不可知。太王於播遷之後。得一聖孫。自慶先業。寢昌人情之常。非卽萌廢立之念。泰伯承父之志。欲讓儲貳於季。歷以及文王。太王不許。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祀。不從不許。避位之請也。太王既不廢泰伯。自別無讓法。惟是乘父疾之時。托採藥之說。挈仲雍同去之。荆蠻太王卽沒。王季雖欲如叔齊之事。不可得矣。泯然無跡。何得而稱此。所以爲德之至也。此時只是讓國。夫子因武王纘成業而有天下。謂之讓天下耳。文王生三十五年。季歷始受命爲西伯。文王立纘承西伯之位。又三十一年。而後帝乙崩。紂立爲

天子二十二年而亡使文王爲西伯之時帝乙立微子啓爲太子則文王一西方諸侯並無服事之名武王爲安得有伐商之事魯頌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不過言周先在幽與狄迫處至太王遷岐締造方有規模後來翦商之業實始於此耳實始二字文義顯然泰伯只是讓國却不是明讓令王季不得不受舉世皆莫之知視夷齊衆所矚目者不同故夷齊稱古之賢人泰伯獨稱至德然非仲雍賢此事亦不能行故仲雍與夷齊同列逸民此章實事實義不過如此國初有將德浚四書文亦專言讓國其云帝宮自以採藥行則寢疾不爲易儲悔此姬宗之太史莫由執簡而爭又云惟伯初不以父命爲辭則季自不以天倫爲懼此商室之逸民未及扞心而計說得最親切有味也

恭而無禮章

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憇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韓李筆解云禮者制中者也不及則爲勞爲憇過則爲亂
爲絞 禮記仲尼燕居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
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

注 憇畏懼貌 文選魏都賦誰勁捷而無憇李善註引此語云

憇與憇同錢氏大昕曰憇字說文未收從草亦無義當爲認
字之譌說文認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認認然懼天下之一合
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鯁蘇林讀如慎而無禮則憇之
憇認正字鯁假借字憇則俗字也

注 絞急切也 釋文云絞古耶反馬云刺也又七律反鄭云急
也按邢疏言人而爲直不以禮節則絞刺人之非也是用馬

說朱子語錄云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則有證爰撰半之事矣

君子篤於親注 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

愚按此一章與上文不相蒙而於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

說於是 按吳說見吳棫論語續解此兩節文勢事理皆不相

類張子人道知所先後解亦未明實不如分作兩章爲悞但

吳氏必以爲曾子之言亦似臆斷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詔

以上二句顏註云此論語載孔子之辭禮記少儀註齊語正

月之朝篇註俱引下二句題孔子曰皆有明證不應憑空斷

爲曾子之言也 趙氏佑曰舊與上子曰四句爲一章正義

曰此章貴禮也最明蓋篤於親不遺故舊皆禮之事無禮則

不足以成已而行禮則足以及人此不用吳氏說

注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三死 陳氏天祥曰此原馬所記子
張臨終語申詳之言然死生人之常言凡言死者皆謂小人
果爾則鮮陟方乃死顏淵不幸短命而死是魯顏淵皆爲小
人矣且朝聞道夕死可矣可以死可以無死若皆以爲小人
之事可乎子張之言非定論程子引之亦未當也

曾子有疾章

啓予足啓予手 說文該離別也從言多聲讀若論語啓予之
足劉氏履恂曰喪大記小臣爪足又曰小臣爪手謂剪爪也
士喪禮浴用巾拒用浴衣浹濯棄於坎蚤揃如池日註蚤讀
爲爪斷爪揃髮也此旣死沐浴後事曾子豫言之重身體也
故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言旣死而知免也 曾子大孝篇
云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

矣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曾子立事篇云君子見利思
辱見惡思誦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又
曰君子出言鄒鄒行身戰戰又曰昔者天子曰且思其四海
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諸侯曰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
恐失之也大夫士曰且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
曰且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聚者辭不
濟矣又疾病篇云與小人處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
陷乎哉蓋曾子之學終身皆主戒懼故曾子十篇與論語考
經皆可相爲表裏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孟敬子問之 注魯大夫仲孫氏名捷

馬註同此邢疏引鄭註

類考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 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
往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
禮有三義知之乎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
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
辭遠若夫置樽俎列豆邊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
按此卽論語事而傳述異辭不若聖門載筆之簡易也

曾子言曰 注 言自言也 皇疏或問曰不直云曾子曰而云言

曰者欲重曾子臨終言善之可錄又一說云出已曰言答述
曰語曾子臨終綿困不堪答述示直出已之情而已集註蓋
本此 閻氏若璩曰詩毛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孔疏直言
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以知論語註兩改
直爲自亦有本但宜註於靈不言之下不宜註於曾子言曰

下註曾子言為自言似微子來問疾曾子曾不照檢之矣曾子以提魯卿也徑告以君子修身為政之道不及病勢云何其實人將死言也善已疾之不可為亦具見為言之無不周偏如此

邇豆之事則有司存 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包註微子思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席疏言執邇豆行禮之事則自諸王者存焉此乃事之小者無用親之按此以有司二字連文集註因之 徐氏繼曰後漢書文苑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又選頭陀寺碑龐徒揆目各有司存似皆以有司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志敘云感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臣司存湖外縣官處分北齊書儒林傳叙云齊氏司存政失其守司存

以能問於不能章

昔者吾友

注

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

馬註友謂顏淵胡氏泳

曰今從之者非顏子不足以當之也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可以託六尺之孤

鄭註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

臧氏琳曰

玉篇人部侂各切侂寄也論語云可以侂六尺之孤今論語侂作託按說文人部侂寄也從人疋聲疋古文宅言部託寄也從言毛聲二字音義本同然據玉篇所引論語是侂字蓋從言者以言託寄之從人者以人侂寄之義各不同今從言蓋通借字顧野王所見古本作侂正與說文合也吳氏昌宗曰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云國中二十行役

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春風堂隨筆云古以二歲半爲一尺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按周禮賦役之法言六尺者必以十五歲而論語云六尺之孤則十五以下皆可以六尺該之也 閻氏若據曰周禮鄉大夫之職有六尺字賈疏謂年十五而鄭注論語增以下二字妙蓋寄託者何必定十五歲卽十四十三亦可

士不可以不宏毅章

士不可以不宏毅 李氏光地曰此與上二章語氣一連貫者吾友懷顯子君子人與憶子路也士不可以不宏毅總承上二章言士欲希聖希賢當學顏子之宏子路之毅也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後漢書蔡邕傳

任重違死而後已章懷註引此作孔子曰又張衡傳要既死而後已注引下二句亦作孔子曰又文選思元賦李注引下二句亦題子曰字

興於詩章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韓李筆解云三者皆起於詩而已發乎情是興於詩也止乎禮義是立於禮也剛詩而樂正雅頌得所是成於樂也三經一原也 張氏甄陶曰興詩立禮易曉成於樂之理甚微蓋古人之教以樂爲第一大事舜教冑子欲其直溫寬簡不過取必於依永和聲數語太史公樂書謂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聲使人好善而樂施聞羽聲使人整齊而好禮此自古相傳之語是官大司樂教國中子弟一

曰樂德中和祇庸孝友一曰樂語與道諷誦言語一曰樂舞
卽六代之樂樂師小司馬之習學其俯仰疾徐周旋進退
起訖之節勞其筋骨使不至怠惰廢弛束其血脈使不至猛
厲憤起今人不習其事與之講焉莫能知也集注蕩滌其邪
欲指活心不生此句亦易聽消融其渣滓指傲氣不作此養
到事非得力於樂不能矣

且可使由之章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由卽小大由之之由不須注也何
解訓爲用語語意轉滯故集注不從 臧氏琳曰後漢書方術
列傳引鄭元注曰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
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文意周浹遠勝何解深得聖人
不可二字之旨若如何說爲不能使知之矣又莫與正義引

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
陋上下交讓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
謂也與論語注義同皆言愚者不可使盡知本末也疑鄭注
魯論本作人可使由之六藝論所引同故注云務使人從之
不作民字 趙氏佑曰民性皆善故可使由之民情本愚故
不可使知之王者爲治但在議道自己制法宜民則自無不
順若必事事家喻戶曉日從事於語言文字之間非惟勢有
所不給而天下且於是多故矣故曰不可

好勇疾貧章

注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輔氏廣曰好勇疾
貧其心固惡矣惡不仁之心則本善也但疾之已甚則亦流
於不仁矣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孔注周公者周公旦邢疏以春秋之世別有周公恐與彼相嫌故注者明之

使驕且吝 皇本使上有設字 惠氏棟曰周書寤儆篇周公曰不驕不吝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以戒後世之爲人臣者

其餘不足觀也已 皇本已下有矣字

程子曰驕氣盈各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各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常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陳氏天祥曰程子之說誠是盈與歉勢正相反無遞互相因之理集注以爲其勢相因及驕爲枝葉吝爲本根皆是硬說誠未見有自然之理也又言驗

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其實天下人大抵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多驕吝兼有者少既已矜已傲物而又慳利蓄財此之謂使驕且吝比之一於驕一於吝者尤爲可鄙其餘雖有才美皆不足觀也已

三年學章

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注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

胡氏寅論語詳

說云以至爲志其義益精或聲同而字誤也四書或問云此處解不一作志稍通耳金氏履祥曰或疑至當訓及朱子不與其說然圈外取楊氏之說似亦不及於祿之意孔注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此一義也張氏載論語解云學之久而不至於善則亦難乎其得之矣此從孔說而義又微異也

蔡氏簡說亦同

皇本不易得

也下有已字疏引孫綽曰不易得也已者學足以通業得祿雖時不得祿不易已得此則讀易作入聲又一義也皆不如集註訓穀爲祿之順張氏甄陶曰志穀有兩層淺學者志在紛華勤學者急於展布閔子之辭召漆雕之未信非無其人但不易也

篤信好學章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包注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那疏始欲往見其亂兆不復入也今欲去見其已亂則遂去之也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列女傳柳下惠妻曰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不在其位章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皇本政下有也字孔注欲各專一於其職刑疏此戒人侵官也不在此位則不得兼此位之政欲使專一守於其本職也 王氏若虛曰此必有爲之言豈當世之人有侵官犯分而不知止者故聖人譏之或身欲有爲而世不用因以自解與

注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張氏載曰謀政云者已往謀之也若有從善謀者則亦可以告之矣此與程子意畧同

師摯之始章

師摯之始 注適師摯在官之初 鄭注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詩而首理其亂邢疏亦云關雎正樂之首章惟首理其亂四字究不明晰故集註不從 張氏甄陶曰師摯之始者必師摯此時不在

官而追憶之或以爲此因太師摯適齊而發嘆則並兩事爲一非也師摯賢者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今樂得所而詩美盛樂官之職得矣又何去焉若云三家僭妄則宜去者莫如孔子孔子反魯樂官去之是其潔身高於孔子又不過之論也太師摯適齊是魯定公十四年事季桓子受女樂倡優雜進樂官恥與爲伍故相率而去至哀公十一年孔子反魯正樂之時相隔十三年矣中間師摯必亦反魯或與孔子共事後師摯或物故或去官皆不可知此章決非爲師摯適齊而發也翁先生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舞先樂升歌爲始合樂爲亂周禮大司馬職大祭祀帥舞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大師升歌摯爲大師是以云師摯之始

也合樂凡六篇而獨曰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謠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自始至終咸得條理而聲之美盛可見矣夫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

狂而不直章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 孔注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包注慳慳慳也宜可信邢疏此疾小人之性與常度反也 後漢書劉瑜傳慳慳推情章懷注慳慳誠懇之貌

學如不及章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注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 此分兩節說最合口氣何解云學自外入至熟乃

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語意未免含糊故集注置之

注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

可也 陳氏天祥曰此章之義朱子渾說在學之既得之後程

子渾說在學之未得之前朱專主於溫故程專主於知新惟

舊疏解如不及在未得之先解猶恐失在既得之後知新溫

故義不偏廢惜其言辭不甚順快也

巍巍乎章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注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

不以位爲樂也 何解言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耶疏自以功

德受禪不與求而得之與求二字不明其義亦淺故集注不

用按不與自應專就富貴說惟能輕視富貴所以謂之巍巍

獨稱舜禹者以其起自側微非若世及之君富貴是其固有

也 張氏甄陶曰舜禹之不與富貴猶孔顏之不與疏食簞瓢心有所在不暇及也必兼此義乃備 汪氏沆論語集注剩錄云王莽傳引孔子云云師古注云舜禹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此讀與爲預又一說也然斷章取義則可與巍巍乎口氣又何涉乎

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注疏本兩唯字有作惟者韓李筆解本說苑至公篇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公謙詩注引亦皆作惟按舊本論語例用唯字孟子用惟字此自當以唯爲正

煥乎共有文章 七經考文云一本章下有也字按漢書儒林傳叙傳陳書文學傳序唐文粹柳冕答孟判官書引俱有也字

舜有臣五人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李氏光地曰此二句亦是孔子語如
微子篇逸民節亦然記者提起作案不然此語何來如今史
中論贊尙是此體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曰書泰誓之辭 釋文云予有亂十人
本或作亂臣十人非 按集注自馬氏曰至謂文母皆引馬
融注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曰妾也則據劉說然
釋文所據舊本本無臣字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
人與釋文合則舊說不必改惟今書泰誓有臣字則東晉古
文近儒所謂僞泰誓也唐石經於亂字下傍注臣字今本左
傳襄公二十三年叔孫穆子云云亦有臣字又昭公二十四
年傳襄宏引太誓亦有臣字皆據僞泰誓妄增耳

注 馬氏曰亂治也 或曰亂本作糺古治字也 亂治也本爾

雅釋詁文 金氏履祥曰古文尙書德惟糺否德爵二字正
與集注合糺字從爪從系從乙取以手理系而有條理也後
人爵字加乙與糺相似故誤以糺爲亂字 輔氏廣曰苟卿
子曰治亂謂之亂猶治汚謂之汚也則亂之訓治其來久矣
翟氏灝曰亂之訓治猶故之訓今在之訓徂允之訓佞義
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者周公作爾雅已具此釋例不
僅始苟卿子矣金氏引古文尙書爲證而古文亂臣十人正
作否德爵之爵字其義轉不可通 按書盤庚茲予有亂政
顧命其能而亂四方皆以亂爲治也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注 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

此 孔注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邢疏畧同按古注

以周盛於唐虞集注則以唐虞盛於周張氏甄陶曰盛字有二義五臣皆聖勝於十人多賢其實九官十二牧皆周召畢散之儔此由氣運使然古今不再故集注復云降自夏商皆不能及也

有婦人焉 顧氏炎武曰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我百大妣也妾自在宮壺之內必不與軍旅之事亦不必並數之以足十人之數或文字傳寫之誤闕疑可也 邵氏在陋曰論語有婦人焉衛氏古文作有殷人焉而韓退之直指爲膠鬲似可從者但衛氏古文不知見何書韓說論語筆解又無之以爲膠鬲更無憑據 翟氏灝曰任啓運四書約言又謂漢石經作有殷人焉朱子未見石經故從耶肆然漢石經文之畧見於今者前四篇後四篇耳秦魯篇爲然漢設任氏

獨何從見之耶 翁先生曰十人中有一般人更見天命靡常歸於有周之義若作婦人則於事理皆所不肯也但不敢卽臆指爲膠鬲耳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皇本三作參釋文云參七南反一音三本又作三按包注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邢疏同故集注從之 翟氏灑曰逸周書太子晉解太子言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服事於商據此知二語非孔子創言也 程氏大中曰禹貢五服之內所封諸侯朝貢皆有時各依服數以事天子故曰服事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皇本周下無之字

注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翟氏灑曰由逸周書之言觀之疑亦先舉古書成文而後記孔子

論贊之語欲別加孔子曰似宜加於事股下也

禹吾無間然矣章

吾無間然矣注間罅隙也孔注言已不能復問屬其間間

屬字義不明語意亦不肖故集注不從

也魯實乎蔽冕注蔽蔽膝也以草爲之邢疏引鄭注云蔽是

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左傳晉侯以蔽冕命士會亦當然也蔽

蔽膝也祭服謂之蔽其他謂之鞞俱以草爲之制同而色異

鞞各從裳色蔽其色皆赤尊卑以淺深爲異天子純朱諸侯

黃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皆有蔽故禹言蔽冕左傳

亦言蔽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此說與集注合而加詳焉

按陸氏佃埤雅云終南一章曰錦衣狐裘言燕服也二章曰

蔽衣繡裳言祭服也爾雅曰袞蔽也袞衣謂之蔽衣袞袞冕

謂之蔽冕也陳氏祥道禮書云六服終蔽而後黼詩曰元衮及黼蔽衣緇裳常服黼時書曰麻冕黼裳語曰致美乎蔽冕記曰諸侯黼大夫蔽爾雅曰衮蔽也此皆舉其章之末者則餘章著矣江氏永曰蔽者裳之一章舉後以該前若蔽膝之蔽從章觀左傳衮冕蔽珽與火龍黼蔽分二字可見邢疏既引鄭注乃解蔽爲蔽膝誤集注亦因之也

而盡力乎溝洫 史記夏本紀作卑宮室致費於溝洫禮緯含文嘉作禹卑宮室垂意於溝洫皆不外盡力之意 李氏光地曰致孝鬼神與菲飲食對致美蔽冕與惡衣服對盡力溝洫須知亦是與卑宮室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土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然經理終未詳密也乃復游畎澮距川則小水皆有所入然後四陬既宅民

得安居是則卑官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奠萬姓
之居是急也今說此句俱差到爲民謀食上去不是此意比
類文義矣